

国家队,梅西的阿克琉斯之踵

隔岸观澜



▲ 梅西黯然神伤

□ 本报记者 王磊

人生最大的失望,不是对别人的失望,而是对自己的失望。

百年美洲杯,原本是梅西登顶王者的最好机会,但他意外倒在了12码上,他射出的皮球骗过了布拉沃,却高出了横梁。潘帕斯雄鹰连续三年倒在洲际大赛的决赛场上,此前都是队友坑了梅西,这一次梅西亲自坑了自己。心灰意冷的梅西衔着满眼泪花宣布退出阿根廷国家队,不是赌气,只因失望。

要说现役球员中最接近“球王”称号的人,恐怕非梅西莫属。

在巴萨,他既可以上演连过6人的单骑闯关,也可以一击致命挽澜于既倒。过去10年时间里,梅西5次夺得FIFA金球奖,5次拿下欧冠最佳射手,3次拿下西甲最佳射手,帮助巴萨4次登顶欧冠,8次登顶西甲。只算俱乐部层面的话,无论是贝利,还是马拉多纳,都无法与梅西媲美。

但梅西并非完人,国家队就是他的阿克琉斯之踵,这也是外界为何只说梅西“接近球王”而不是“球王”的原因。自从2006年入选阿根廷国家队,梅西已经参加了三届世界杯,四届美洲杯,但是没有一次获得冠军。在国家队,梅西似乎永远发挥不出自己的能量来。

最近三年,梅西和他所挚爱的阿根廷国家队一起连续三次倒在了洲际大赛的决赛舞台。

2014年巴西世界杯,迪马利亚受伤,伊瓜因错失单刀,最终将冠军拱手让给德国队。2015年智利美洲杯,迪马利亚受伤,队友踢飞点球,梅西又眼睁睁地看着冠军花落智利。2016年百年美洲杯,阿根廷以势如破竹之势杀入决赛,却再次倒在了点球点上。

再坚强的内心也有脆弱的时候。频频在世界大赛中落败,给梅西带来的并非经验,而是一次次噩梦般的回忆。当阿根廷与智利的点球大战再度来临,梅西的眼神看似坚毅,却缺少了几分霸气。作为队长,他几乎一句话也没有说,而鼓舞士气的却是马斯切拉诺。

当梅西一脚踢飞点球后,留下的只是无尽的遗憾和深深的自责。他没有像同样罚丢过点球的马拉多纳一样继续鼓舞士气,而是像最后一个罚丢点球的巴乔一样落寞无助。因为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是他自己亲手毁掉了阿根廷的前途,也毁掉了自己的国家队冠军梦。失望透顶的梅西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最终宣布退出国家队。

此消息一出,世界足坛议论纷纷,很多人直指梅西“不够男人,不敢担当,更不爱国”。但事实上,梅西绝非他们口中的“蠢种”。就连智利队的队员也站出来为梅西说话,比达尔表示:“梅西也有自己的选择,我相信这样的选择对他来说,也是很艰难的。对梅西的批评和指责都是不公平的,也不利于球队的建设。”

熟知梅西的人都知道,他有多么热爱潘帕斯雄鹰。年少患有侏儒症的梅西曾被阿根廷队抛弃,是巴萨收留了他。13岁就只身赶赴拉玛西亚的梅西,在西班牙生活的时间比祖国还长。但是梅西却一直保持阿根廷口音,即便西班牙足球向其发出邀请,梅西也义正辞严地拒绝:“西班牙再好,也不是我的祖国。”

在阿根廷国家队,梅西尽管一次次体验着失败者的滋味,却从未放弃,他渴望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阿根廷队。无论是当初那个稚嫩的少年,还是现在这个满腮胡须的大叔,还记得巴西世界杯决赛中,他累得呕吐仍坚持踢完比赛。如今为了阿根廷队能夺冠,他又迷信地着须明志。

只可惜,天不遂人愿。刚刚过完29岁生日的梅西还是带着无尽的遗憾告别了阿根廷国家队。仓皇失措说:“没有遗憾,给你再多的幸福也不会体会快乐。”退出国家队,对于梅西来说,或许是一种解脱。



□ CFP 供图

现代生活轻喜剧《生活有点甜》中饰演爱打抱不平的纺织工人

冯巩:真实演绎“那个年代”

直击看点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实习生 阴法锐

由杨亚洲、杨博共同执导,冯巩、姜宏波、巩汉林、白凯南、贾玲、刘佳等倾情演绎的现代生活轻喜剧《生活有点甜》将于6月28日晚在天津卫视播出,该剧讲述了一群20世纪90年代初国营纺织厂工人们的平凡故事,体现了工人阶级的豪迈和乐观。

师徒齐聚小荧屏

电视剧《生活有点甜》是相声演员冯巩20年后再次登陆荧屏之作,吸引了大批观众的眼球,整部电视剧将现实主义风格和轻喜剧手法相结合,妙趣横生,贴近百姓。剧中,他扮演的小人物

唐喜乐观知足,爱打抱不平,仍然能看出来些许当年“张大民”的影子,此次他不仅带领自己的徒弟白凯南一同上阵,还与巩汉林、贾玲、刘惠等相声小品演员齐聚《生活有点甜》,颇有看点,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相声演员也不说相声了,小品演员也不演小品了,全部功力都给了《生活有点甜》”。

冯巩扮演的唐喜让人感觉是一种“错位的爱”,在家里是“工长”,立规矩,一板一眼;到了厂里竟然是满满父爱,为工人着想,处处为工人争取应得的利益。曾经在天津纺织机械厂工作过的冯巩对这个情节颇有感触:“这样的故事现在看起来有些人可能不太理解,但在当时那个年代却是非常真实的,所以像我们这样的学徒

工为了回报师傅,经常会帮师傅盖房子、修房子,或者得着什么好吃的点心、好看的点心盒,都会送给师傅们。”

作为冯巩的徒弟,白凯南在《生活有点甜》中的表现得到了师傅的大加赞扬,即便如此,在师傅面前白凯南还是露出了紧张和惧怕感,不过他大胆透露剧组中有个说法:“如果不好好拍戏,就让(冯)先生请你吃涮羊肉!”对此,冯巩解释道:“我们拍戏是在冬天,穿的戏服都是秋天的,为了御寒,我请大家吃涮羊肉吃多了些,可能是吃得有些腻,所以他们就将吃涮羊肉变成了一种不好好拍戏的惩罚办法!”

天津话元素幽默逗趣

天津话味儿,让人觉得风趣幽默,加入天津话这种地方方言的影视作品贴近市民生活,受到不少观众的喜爱,像《杨光的快乐生活》、《我们一家人》等电视剧不仅剧中加入天津话的元素,而且和《生活有点甜》一样,也有许多相声演员加盟助阵,幽默诙谐的基调下体现着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生活有点甜》的片头曲词是冯巩亲自编写的,其中好多合辙押韵的句子,逢人就喜欢唱上几句,剧中的对话很多也都是由天津话演绎的。“天津人聪明、善良,最有语言魅力,我又是天津人,这部剧的台词充满了天津的语言习惯,再加上普通话的语调,这样一来天津人听了很亲切,其他城市人也能听懂,一举两得,多好!”

连载

电话:(0531)85193407 Email:liujun@dzwww.com

困境中的华丽盛放——

第五个喷嚏

□ 须一瓜



41

不知道躺了多久,远处山坳里,有过狗吠,又好像是滑向梦境的声音。迷糊间,感到有人抱住我的脖子,伸手去摸我的时候,我再一次感到经过她的脸的我手心的潮湿。这个潮湿感,再次让我睡意全消。那孩子会好受点。她的头在我掌心里。她在摇头。老人院子前的羽叶茑萝,在晨风中开得欢呼雀跃。鸟羽似的叶子丝丝缕缕,层层叠叠,娇柔纤细,轻烟霞蔚,又像凝固的绿风。经过那个矮墙时,我停了下来。

满墙的花在开放,我看到一朵花悄悄咧开小嘴,晨风一过,它似乎有点发呆,半天不敢动了。赶紧开吧,我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啊。这个我们小时候叫五角星花的小花,总是早晨开放,下午就蔫了。伸手触摸这满墙的茑萝,我的手心沾上了晨露。离去的时候,因为手心的潮湿,我想那个还在睡梦中的孩子。今天她要大睡了,而我中午回不来。我再次回头,阳光中满墙的茑萝花,就像一群幼儿园的孩子,在土墙上欢腾嬉戏。

不知那个在黑暗中,脸上潮湿的孩子,在梦中是否获得安宁。陪我采访的那个联络员,发现了我不耐烦,不断走神。联络员姓何,整个村里的人都

姓何。我说,小何,你小时候,你父亲揍不揍你?小何有点腼腆,说,这个……有哦。

女孩子呢?姐妹妹妹挨揍吗?一般没有哦,呵呵。小何说。认识小何的第一年,我过生日的那天,快递送来了一个礼物。我家丫头寄给我一支男用护肤品。小何看来,笑嘻嘻的。她说,每一年,我都给王卫国写生日贺卡,不过,他都收不到。她嘻嘻笑着。当时,我说,为什么?她说,因为我写别人的名字,转他收。嘿嘿。

那个人为什么不转他呢?因为——那个人早就死了!小何笑嘻嘻的,始终笑嘻嘻的,让我感觉到游戏。这个游戏有点阴森,我不喜欢这个游戏。那时,我对她的过去,只是在很肤浅的层次。当时我说,你贺卡上写什么呢?她笑着,每年都是一句话——我以为她说生日快乐——但是,她一字一句地说,祝你:永!不!快!乐!

她笑嘻嘻的,我以为这彻头彻尾是要贫嘴。我又一次忽略了她的信号。现在,在这个宁静的小村庄的清晨,我可以推断,那些贺卡也许真的写了,写给她死去的小姐姐转她父亲收。也就是说,她完全可能每年写一封,然后烧了。而我知道,王卫国在她每年的生

日,会给她做生日面条,买生日蛋糕、生日礼物。我才知道,每一年生日,她父亲必定给她拍照,并在照片反面工整写下拍照时间、天气,还收集当天报纸。和普通父母不同,王卫国是那样一个感情丰富的、有才情的父亲。

我的一个搞大型木雕艺术的朋友,把小何安置到他的展览馆工作。小何和他以及他的助手,慢慢都成为不错的朋友。也许,这个工作令她开心,也许我的朋友浮夸了我什么,那一段,小何特别地迷恋我。我一出差,电话短信就不断。有一天,我出差回来大睡,忽然感到脚底不住地痒,最后一划刺痒,我跳起来睁开眼。小何拿着圆珠笔,站在我脚边。我把脚收上来看,上面有字:爱你口,也可能是“爱你啊”,最后一个字只完成了一个口。我哭笑不得,也有一点感动。

怎么会痒呢,你的脚底那么厚?她说。

我夺过笔,按住她的脚心。她果然不怕,说,这有什么,我小时候经常在上面写字。我说,是背英语单词吗?还是考试作弊?她大笑,摇头,不是。你猜不到!我在她脚心里写:你是混蛋!笔画够多了,她被我写得肩头一缩一缩的,终于还是表现出她果然不怕痒的样子。嘿嘿,我练出来啦!不是说了,我经常在那里写字嘛!

责任编辑 刘君



31

你亲口告诉这些,玄静还真不知道叔父身边有这样一位忠勇的义士,大唐的功臣。”

“大娘子太过奖了。”王义说,“阿郎这样的人,才是大唐的功臣。王义不过一介匹夫,只懂得对主人忠诚。况且阿郎不仅仅是王义的主人,阿郎还救了王义的性命,阿郎的恩情,王义就算是死也报答不完的。”

又是一番直抒胸襟的肺腑之言,裴玄静听得比前一次更心惊。王义的心中肯定有着什么难言之隐,而且与叔父的安危有密切的关系。她察觉到王义特别信任自己,而且一直在试图提醒自己——他像是有极重要的信息想传递给她。裴玄静低声道:“谢谢你,愿为叔父出生入死,护他平安。”

“可要是我,我没能做到呢?”王义猛然发问,面容有些狰狞。

大唐悬疑录——

兰亭序密码

□ 唐 隐

喂,你们?”裴玄静忙说:“你等着,我马上就来。”人却不动,只是盯着王义。

王义也一下子清醒过来,嘴里说:“大娘子略等片刻,待我取件东西。”转身奔进书房,须臾又奔出来,手里捧着一顶帽子。

裴玄静双手呈给裴玄静,“大娘子,这帽子是我这几天在东市上寻到的。他们说是从扬州刚运来的新式样。我看看也觉得挺不错的,就花钱买了一顶。前些日子犯错了阿郎的脚,我想给他赔个不是。可他根本不放在心上……所以,能不能求大娘子帮个忙,替我把帽子转送给阿郎?王义这厢谢过了。”

送帽子?裴玄静真有点摸不着头脑了。她接过帽子捏了捏,做工质地确属上佳,式样也很稳重,叔父应该会喜欢。可现在正值酷暑,这么厚的毡帽也没法戴啊。她为难地说:“心意是难得的,帽子也是好东西。不过,是不是再等等时日,等天气转凉了送更好呢?”王义古怪地笑了笑,“过些日子,只怕就来不及了。”他直视着裴玄静困惑的目光,说,“若是简便容易的事,王义也不拜托大娘子了。阿郎一心要替圣上分忧办事,我想他不等脚伤好利索,就会赶着去上朝公干的。只要阿郎一出门,王义就希望他能戴上这顶帽

子。”裴玄静还是想不通。脚伤和毡帽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一出门就要戴上它?但她决定不再追问。她决定相信王义,照他的话去做。

“好的,我尽力而为。”她说。抱着毡帽离开时,裴玄静觉得手里沉甸甸的。

和叔父婶娘一起用晚饭,裴玄静没有提起毡帽的事。现在把帽子送给叔父的话,最大的可能就是被婶娘放进箱笼,待秋风起时再拿出来给叔父戴。可是王义说得很明白,他想让叔父只要出门就戴上这顶帽子。

怎么办呢?裴玄静只好从关心叔父脚伤的角度出发:伤筋动骨一百天,叔父有些年纪了,务必要耐心休养,待到彻底好了才恢复活动,以免留下后患。裴玄静微微点头,并没有说什么。裴玄静的试探失败了,她仍然无法确定叔父什么时候会出门。同日,宰相武元衡带着酷暑在外忙碌了一整天,直到入夜才返回宰相府所在的靖安坊。刚一进场,他就有种分外的异样感觉。阴森森的院墙暗影下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耸动,浓重的树荫间更传出窸窣窸窣的声响。他命下人靠近查看时,一切又变得出奇静谧,透着诡异。